

甌香館集

補遺詩補遺畫跋
附錄

三





甌香館集

補遺詩補遺畫跋附錄

(三)

惲格著

甌香館集卷十二 畫跋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芥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澹忘之表。深秋池館。畫夢徘徊。風月一交。神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臥游一室。如南華真人化蝶時也。

墨菊略用劉完庵法。與白陽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

唐解元墨花游戲。如虢國夫人馬上淡妝。以天趣勝邪。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閨閑意。不爲高巖大壑。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蕭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真。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愜于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吾友有雲林喬柯修竹大幀。余家藏高士小山竹樹小景兩圖。皆雲林妙本。冬夜在鳴老梅花樓。戲用兩圖筆意爲此。似有一種天趣飛翔。恨不令迂老見我也。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擬巨然。乃近貫道。然貫道且不易。何敢輒望巨公。

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方壺烟雨景。

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間無北苑畫。止家藏半幅。卽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董文敏。乙卯十月。在蕪城客舍背臨。

乙卯。余客湖濱。綠隄花岸。蒲灘荻港。于此流連。戲作斯圖。略得宋人劉寀遺法。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閒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閔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肥豔骨。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後。

全是化工靈氣。盤礴鬱積。無筆墨痕。足令古人歌笑出地。

曾見陳章侯臨宋人九芝圖。多作棘刺。昔賢必有所本。芝草不生于甘泉。銅池與簠蒲莢。同稱瑞物。而於榛莽頑石之間。製圖有深思焉。其感慨可知已。

嘗見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有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書黃州大醉中作黃泥坂詞并跋二百餘言以遺之。夫王晉卿因東

坡遭貶謫。其交深矣。然愛其書不可得。猶以縑素易之。因知筆墨贈貽。不能獨厚知己。在昔已然。非自今也。南田生與石谷子結契。且廿年。篋中未嘗蓄盈尺小幅。而尋常面交。長綰巨幘。纍纍也。前年曾取藏墨。易石谷畫扇一面。又石谷所慨然者。未知澄心紙上書黃泥坂詞。何時得效坡翁故事耳。

清泉白石。與吾周旋。可以樂而忘老。

東坡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飄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盡顛倒。杏雨半摧殘。獨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可知墨華起于北宋。然尹白之名不甚著。何邪。

清夜獨倚曲木牀。著短袖衫子。看月色在梧桐。篁篠閒。薄雲掩過之。微風到竹。衣上影動。此時令人情思清宕。紛慮暫忘。人生魚魚鹿鹿。好景娛閒。一歲不過八九日耳。偶然得之。不應復以後來之日長。而當面錯過也。重九後三日。燈下書。并以勸石谷。

寫生先斂浮氣。待意思靜專。然後落筆。方能洗脫塵俗。發新趣也。

石谷不喜予寫生。嘗對孫承公云。正叔研精卉艸。日求其趣。其于烟雲山水之機疎矣。予初不以爲然。已而思寫生與畫山水。用筆則一。蹊徑不同。久于花葉。手腕必弱。一花一葉。豈能通千巖萬壑之趣乎。石谷終歲未嘗于寫生著意。然閒一爲之。必有過人處。蓋其得力于山水者深。筆精墨靈。而其餘不可勝用也。

石谷進我。殆幾于水仙之移人情哉。

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范華原始盡其法。烏目山人此幀。畫樹師營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筆趣清潤。兼六如居士。蓋所謂脫盡縱橫習氣。非強事點染者所能彷彿也。

此東園生游戲塗抹。自取笑樂者也。覽者多以爲似石谷。又謂似子晉。更指某筆似某。某筆似某。墨華眩惑。不復可辨。豈世無離婁邪。抑宣尼有若。遂竟不可分別邪。因衆語聚訟。乃自題以證麀鹿之誤。并與石谷子晉同發一笑。

烏目山人畫柳。盡態極妍。古所未有。空對銷魂之圖。正乏銷魂之句。放筆滋愧。

河清可俟。人壽幾何。對此垂絲。能無慨歎。然烈士壯心。其能已乎。昔人于此。不禁唾壺之缺矣。歌成呼酒。自罰十白。

烟柳蘆汀。賦象荒落。其得之濠上邪。

三種菊。爲半園良士所圖。時與唐長公斟酌沒骨畫法。祖述宋人規矩。兼師造化。逸趣飛翔。庶幾洗脫時徑。適婁東公衡王子。一見亟賞之。輒效米顛據舷故事。良士有是快友。割愛相贈。雪夜秉燭。鵬壽平重題。以志一時勝會云。

北宋徐熙寫生。多以澹墨爲之。略施丹粉。而意態自足。蓋其靈氣在筆墨之外也。

詩思亂隨青草發。酒腸還似洞庭寬。董雲間曾以此語作小景絕奇。余復效之。知吾陸君於此。興亦不減也。

蔬果最不易作。甚似則近俗。不似則離。惟能通筆外之意。隨筆點染。生動有韻。斯免二障矣。

觀王山人爲子鶴寫山居圖。用筆如閒雲在霄。卷舒自在。墨華零亂。一點一拂。皆有異趣。自雲間董宗伯已來。未有發其祕者。

前人用色。有極沈厚者。有極澹逸者。其創製損益。出奇無方。不執定法。大抵穠麗之過。則風塵不爽。氣韻索矣。惟能澹逸而不入於輕浮。沈厚而不流爲鬱滯。傳染愈新。光暉愈古。乃爲極致。石谷於設色法。廿年靜悟。始窺祕妙。每爲余言如此。因記之。

衡山墨桂。深得趙承旨風韻。洗脫纖塵。天趣泠然。足稱墨林仙品。

寒柯蓁竹。小山激湍。宛有塵外風致。

隨筆點刷。荒率處似曹雲西。整密處似李晞古。然昔人神趣。非鑽仰可到。

余最愛倪高士秋林竹石。秋堂獨坐。蕉雨梧風。致有爽氣。偶得此幅。研墨乘興立就。得意呼毫。如驚風驟雨。勢不可止。觀者灑然。卽此以盡雲林。而雲林盡此矣。

學元人小景。蕭散曠澹。竹石亂泉。不作叢莽冗雜。清韻自足。

此種筆趣。元時有趙善長陳秋水。明初有王孟端徐幼文。皆黃鶴山樵一路。元末最盛。不下十餘家。卽陸天游郭天錫亦相近。蓋此種與郭河陽畫法。似分道而馳。然此得人爲多。大底高曠宕逸之士。都由此入。秋夜每與王先生立池上。清話久之。暗睹梧影。輒大叫曰。好墨葉。好墨葉。酒酣戲爲點筆。如張顛濡髮時也。

有誰能作房山畫。坐使烟雲笑世人。讀此語。欲令人攔筆。

高尚書與方壺外史。皆得法于南宮墨戲。而變化各有不同。

梅花庵主云。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繪畫之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此真知畫者也。仲圭醉心逃禪老人。開千古未開之眼。卽古稱花光石室。亦未肯輕許。至于時俗所宗。可毋置論。

庚申九月。下榻紅鵝館。主人出示王忘庵墨花長卷。縱橫排突。精悍逼人。因爲秉燭賦色。似于忘庵筆墨之外。別有蹊逕。猶如唱東坡赤壁詞。不可無楊柳岸曉風殘月之歌也。惟主人鑒賞之。

陳待詔樞王叔明亦有致。畫雲用細勾。太刻畫耳。

待詔寫生。雖極工整。猶有士氣。與世俗所尙。大有徑庭。然視白石白陽。隨筆點染。得生動之趣。又隔一塵矣。

隨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然雲西丹邱。直向毫端出入。觀王廉州大幀。深得北苑瀟湘圖意。水天空闊處。一派平沙。尤見筆力也。

今人動稱潤筆。不知此語自隋時已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頴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偶讀至此。不覺失笑曰。天下鄭譯之慈孫。何其多乎。

承公孫子。嘗與余論董文敏書云。思翁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孫與親近年多。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論與予合。非過謬。文敏秀絕。故弱。秀不掩弱。限于資地。故上石輒不得佳。孫子謂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何也。昔人往往以己所不足求進。服習既久。研鍊益貫。必至偏重。所謂矯枉者過其正也。書家習氣。皆于此生。習氣者。卽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而涵養未至。陶鑄琢磨之功。不足以勝之。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或至純任習氣。而無書者。惟文敏用力之久。如瘠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寧恆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真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可與知者道也。

隨筆點花葉。須令意致極幽。明窗淨几。風日和潤。不對俗客。庭有時花秀草。毫墨絹素悅人。意興到。抽毫含丹吮粉。羅青積黛。分條布葉之間。必有瀟灑可觀者。

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岡。疊石峻嶒。下臨清池。礪路盤紆。上

多高槐。檉柳。檜柏。虬枝挺然。迥出林表。繞隄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使人悠然有濠濮閒趣。

自南軒過豔雪亭。渡紅橋而北。傍橫岡。循礪道。山麓盡處。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爲湛華樓。與隔水迴廊相望。此一園最勝地也。

壬戌之秋。曾於虎林。獲觀海門圖。洞心駭目。驚湍激風。排山倒岳。對峙石壁峭立。上爲遠岸。沙路微茫。深曲可入。奔濤觸石。盤渦谷轉。以至輕波細溜。於一筆間。能分淺深。眞神妙之迹。觀其畫水法。蓋見規模董仲翔。當時無與敵者。王山人縮本。能盡其妙。置之几案間。當如嘉陵江畫壁。夜聞水聲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若纖毫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亂石鳴泉。樞王孟端。非黃鶴山樵也。其皴擦渲點。氣韻神逸。非明眼不能辨。秋宵秉燭。薄醉抽毫。與賞音相參證也。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米海岳又兼以河南北海。故丰采獨絕也。

高逸一派。如蟲書鳥迹。無意爲佳。所謂脫塵境而與天游。不可以筆墨畦徑觀也。

王山人此圖。極似趙善長張伯雨。絕無一筆是一峯梅沙彌也。而王山人自題如此。豈蘇長公所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邪。俟石谷異日觀此。當發大噱。

春夜秉燭對酒。觀鳥目王山人製圖。灑墨如風雨。時子惠弄三弦。清歌繞梁。令人驚魂動魄。如此勝會。他時念此。不易得也。

夏木垂陰。松雪臨本。真能不失董源神韻。曾見雲閒董宗伯摹入冊中。堪與吳興並驅。予戲屬王山人作此。復變兩文敏法。獨宗古勁。可謂出藍。

青綠山水。近代擅長。惟十洲仇氏。今稱石谷王子。余觀其青綠設色。亦數變。真從靜悟得之。當在十洲之上。

仲長統昌言云。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畫品當作此想。

俗人論畫。皆以設色爲易。豈知渲染極難。畫至著色。如入鑪鑪。重加煅煉。火候稍差。前功盡棄。三折肱知爲良醫。畫道亦如是矣。

泛舟鄧尉。看梅半月而返。興甚高逸。歸時乃作看花圖。江山阻闊。別久會稀。寤寐心期。千里無間。春風楊柳。青雀烟帆。室邇人遐。空懸夢想。李先生披圖攬趣時。當從一毫端。與叔子別峯相見爾。癡翁陡壑密林。昔在婁東王奉常家。癡翁妙迹。與夏山浮嵐。聲價相埒。吾友石谷子撫本最佳。余此幀略有出入。

方壺用米海嶽墨戲。隨意破穎。天趣飛翔。洗盡縱橫習氣。故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也。

碧山春谿略近趙大年江郎賦中所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也。

曾見白陽包山寫生皆以不似爲妙余則不然惟能極似乃稱與花傳神。

石谷畫松之次夕北郭諸友攜酒相樂石谷連浮數十觴玉山將頽余亦霑醉興酣狂吟諸謔閒作剪燭索長綃屬余點墨因掃一石以贈千秋馳毫如風墨花磊磊從空而墜圖成戲石谷曰此醉星石也鑿取蝸皇一片光氣欲令眞宰妬我他時客館索寞用以貰酒何如。

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用幼霞筆寫少陵句多見其不知量矣良士他時展紙今日秋夜篝燈賞心燕語一種情況忽忽在目此圖或爲索居之一助也。

畫家塵俗踐徑盡爲掃除獨有荒寒一境眞元人神髓所謂士氣逸品不入俗目惟識眞者方能賞之寫生家以沒骨花爲最勝自僧繇創製山水灼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機杼所能仿佛北宋徐氏斟酌古法定宗僧繇全用五彩傳染而成一時黃筌父子皆爲俯首。

老樹荒谿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墨花至石田六如眞洗脫塵畦游於象外覺造化在指腕間非抹綠塗紅者所可概論也。

老松危厓淙淙瀑泉人間有此境否。

宋人有豔雪圖元人有雙清圖皆稱神品筆墨奇逸氣韻清妍眞如乘雲御風以游于塵壒之外殆非時

史所能擬議也。此幀合兩圖意趣成之。正當澡刷靈襟。洗發新賞。

元人園亭小景。只用樹石坡池。隨意點置。以亭臺籬徑。映帶曲折。天趣蕭閒。使人游賞無盡。幻霞有獅子林清閬閣。王叔明爲顧仲瑛畫。玉山草堂。曹知白有西林禪室。皆稱墨林神品。吾友石谷此圖。當與古人後先標映。並垂永久。

石谷子小景十種。雜仿宋元諸家。得之篝燈夜坐。興到隨意點墨。天趣飛翔。脫盡刻畫畦徑。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一樹一石。生氣自足。正不必索古人于千載以上也。此冊久置奚囊。臨行出以贈臣辰先生。不遇賞音。牙微不發。兩君相遇之歡。真墨苑風流勝事。適余同客婁東。展玩良久。因題。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苔法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真化境也。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顛涯。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勝故也。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妍畫平遠之宗工。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于清潤此吳興一生宗尙如是足稱大雅。

婁東王奉常烟客自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吾友唐子匹士與予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萍影尤得神趣此圖成呼予游賞因借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冰壺遂忘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靄然索玩無盡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撫本如睹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石谷臨大年谿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榦皴曲葉仰刷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閒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雅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余言宋元千金冊中曾見此本。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行法外軼宕之致盡矣當鬱

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谿。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真足鼓舞天倪。資其霞舉。尙哉斯圖。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擘渲澹。點置村屋谿樹。落想輒異。真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它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仇實父因過竹院詩意。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採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設色得陰陽向背之理。惟吾友石谷子可稱擅場。蓋損益古法。參之造化。而洞鏡精微。三百年來無是也。

求桃源如屨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彝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异香氤氳。發于林皋。白雲冉冉下墜。卽之不可得見。觀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爛。落花繽紛。烟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真。宇宙美迹。真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研席間。始知劉子驥輩。眞凡夫耳。

南田籬下月季。較它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夫容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于零秋。戲爲畱照。

東坡于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禿管戲拈一兩枝。生趣萬狀。靈氣百變。

朱闌白雪夜香浮。卽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于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真寂寞之境。再著一點便俗。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轉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秋夜烟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閒。谿流激波。又澹澹之。所謂伊人。于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烏得而不思。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倘欲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舸出斷橋。載荷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船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弦鼓吹。與梵唄風簾之聲。翕然并作。目勞于見色。耳疲于接聲。聽覽既异。煩襟澡雪。真若御風清冷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余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游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夜

泛詩可也。

千頃琅玕三閒草屋。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春烟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既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畱此雲影。

昔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紅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里。其畫松葉多半折。離披有雪後凝寒意。韻致生動。作家習氣洗然。暇日偶與半園先生泛舟于邗溝淮水之閒。因爲說此圖。先生卽呼奩取扇。屬余追做之。意象相近。而神趣或遠矣。先生家有馬公眞本。當試正所不逮。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涉趣無盡。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泠然神遠。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

藏山于山。藏川于川。藏天下于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邪遠邪。

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林雲西。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天籟。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令人超然世外。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如先生。故以爲壽。徐壽

前輩

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平遠數筆。烟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烟霧。何必米山。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北郭水亭。蓮花滿池。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頽筆。略爲伸紙。遂多逸趣也。

竹簫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

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于庸衆。而和于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偃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

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沈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樵癡翁陡壑密林。不爲清潤工整之態。意象荒荒。古趣洞目。所乏高韻耳。

高尙書夜山圖。真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不易學。昔元鎮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翁之奇逸。猶不爲元鎮所許。況時流哉。

鷗波老人清江釣艇。趙千里晴巒簪翠。此幀兼用其法。與賞心者相參證也。

思翁善寫寒林。最得靈秀勁逸之致。自言得之篆籀飛白。妙合神解。非時史所知。

余所見雲林十餘本。最愛唐氏高柯修竹圖。爲有勁氣。此作竹石略似之。樹若再學雲林。未免邯鄲之笑。瓊樓豔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號秦同輦。真人閒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剪綵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余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玩樂秋容。資我吟嘯。庶幾自比于滕華道隱之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飢。可以無悶矣。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近師文敏。參以蜚源。故足與倪黃方駕。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道寧。然古勁之氣有餘。而荒寒之韻不逮矣。余此意卽樵右丞。不落宋人規矩。

伯敬先生。畫宗逸品。絕似冷元人一派筆致。清逸有雲西天游之風。真能脫落町畦。超於象外。長蘅孟陽。

微有習氣，皆不及也。

伯敬自稱晚知居士，言晚年方知筆墨，而深自喜幸，故云晚知。筆墨精微，造化所祕，本未易知。操觚之士，終身從事於此，而不知其要妙者，皆是也。伯敬蓋得之于詩，從荒寒一境悟入，所以落筆輒有會心。今人侈口而談筆墨，思伯敬晚知之旨，能無愧邪？

庾征西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誚。吳道子不服張僧繇，攬其迹曰：「浪得名耳。」已而或歎以謂伯英再生，或坐臥其下，三日不忍去。始知能不服人者，乃能深服人者也。

聚斂蔬品，凡廿餘種。大都江南村落畦園間物，將欲訪雞蘇龍鶴之苗裔，討諸葛元修之姓氏，固有所不暇。何況碧澗琅菜、崑邱之蘋，焉從問之？雖然，茲當歲旱，野無青草，誦蕨其海米之詩，心傷歎矣。淒其漣如，彼江南村園之間，徒有此色，安能飽此味邪？圖成玩繹，殆忘人間有芻豢之悅口矣。題以自警，并告同志。於陵仲子，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晦跡當代，於是有灌畦翁、抱甕子、菜根居士之儔，轉相慕尚，託於老圃以自名。高風逸韻，未嘗不流傳人間。嘗試嘆硯沼以爲雨露，和丹黃以爲風日，滿紙暄妍，如笑如舞，覺指腕間化工非遠，正未知含毫驟墨，便可當操鉏負盎否？

戲用巨然墨葉法，作青芬圖，深於山水者，能通寫生之意，斯言信夫。拳石翠篠，略近元人風致，賞音者鑑之。

曾見宋人畫冊中有此景。秀逸可愛。管仲姬輩所自出也。

仿王孟端雙松小山。略得山樵高逸之致。與知者鑑之。

作畫當師造化。故稱天閑萬馬。

龍山夜泊。篷窗剪燭得此。時同舟諸子。方打馬喧呼。無一盼者。

二月春寒。瓦爐烘硯。小冊雜擬宋元諸名家。紙新墨滯。未盡其趣。然筆先之意。亦不落時人畦徑也。與知者鑑之。

惠崇江南春卷。秀潤之筆。臻爲神境。此景能寫荒落。畫柳卽宗其法。援琴坐對。當使江湖相忘。

米敷文有瀟湘圖。雲氣飄渺。發人浩蕩奇逸之懷。余正未能得其神趣。

臨一峯老人小景。筆致蕭散。浮嵐之一變也。

梅花庵主。筆力有巨靈斧劈華嶽之勢。非今人所能夢見也。

王叔明山居圖。在毗陵唐孝廉家。蒼渾沈古。真有董巨遺意。

子純莊子。偶得十洲清溪橫笛圖。愛其景物清曠。恨不置身其間。乃屬鈕子碩儒。爲之寫照。其谿山樹石。則命余補圖。余亦謂莊子風神清徹。非斯圖不足以置莊子。遂欣然捉筆。挹其風流。殊勝采石江邊。乘月謫仙人也。

石谷子以僧繇法寫大年平遠。彩翠絢翕。闢境晶靈。畫家變體。頗得奇狀。

人莫不願子弟富貴矣。梅花夜月。篝火熒熒。啾唔之聲。殘更未息。以課其子。其子必有成也。余讀知還勛之章。期以調羹。許以凌雲。庶幾不虛所願哉。因爲作牡丹圖。爲他時富貴之兆云。

菊以黃爲尙。而紫次之。故月令獨稱黃華。亦猶牡丹之有姚魏也。九日不見菊。圖此補之。

昔右軍初學衛夫人書。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八分。於是楷法爲千古之宗。張長史觀古鐘鼎科斗篆。而草聖不媿右軍父子。黃涪翁云。學書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畫理亦然。余自交石谷子。畫凡數變。初猶未能飛翥絕迹也。後盤游江南北。諸收藏家。一時名迹。觀覽無遺。而其學大進。自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諸家筆法。從古相爲柄鑿。無能會合者。至石谷乃悉羅而致之毫端。如握大將兵符。驅使材官羽騎。欣飛之士。奔走恐後。從此縱橫肆恣。左宜右有。又如蛟龍之乘風雲。而上天而變化。遂不可測矣。

范華原小幘。人間僅存妙跡。昔在婁東。今歸泰興。縱廣不過數寸耳。而囊藏巖壑。有千里之勢。曾見石田翁拓爲大幘盈丈。蔚然可觀。盡其勢。幾不容於縑素。但過雄勁。似有縱橫餘習。未若王郎樵本爲沖和在也。

曾見文湖州寒林竹石卷。宋思陵題曰。暮靄橫看。黃山谷大書於後。而王叔明作修竹遠山。亦稱湖州此

卷。筆力不在郭熙之下。石谷嘗言。三十年前見之。至今猶往來於懷。因用其法畫寒林。筆致軒軒健舉。而水石布置。兼用李唐。蓋石谷能鼓舞天機。游於象外。前人蹊轍。不足以限之。故動與神會。若有一物磨礪。不能至矣。嗟乎。豈獨繪事然哉。黃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得其雄渾。劉完庵董文敏得其秀逸。先香山鄒臣虎。亦各得癡翁之一體。餘子碌碌。大都畫虎刻鵠。而癡翁墨精。汨於塵滓矣。婁東王奉常闡發前規。倡導來學。虞山王子接迹而起。洞貫祕途。使一峯老人。重開生面。眞墨林之勝事也。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余最愛此二語。石谷此圖。畫石壁倒拔。松勢突兀。垂枝拂地。似與二語合也。

青綠設色。至趙吳興而一變。洗宋人刻畫之迹。運以沉深。出之妍雅。穠麗得中。靈氣洞目。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眞後學無言之師也。石谷子廿年靜悟。始於祕妙處。爽然心開。獨契神會。觀其渲染。直欲令古人歌笑出地。三百年來。所未有也。此卷全宗趙法。蓋趙已兼衆美。擬議神明。不能舍趙而他之矣。

黃山谷觀湖州晚靄橫看卷。言瀟灑大似摩詰。工夫不減關仝。余曾與石谷見湖州小幀。寫竹石數筆。極超逸。與山谷所云。略不相似。

青綠重色。爲穠厚易。爲淺淡難。爲淺淡矣。而愈見穠厚爲尤難。維趙吳興洗脫宋人刻畫之迹。運以虛和。出之妍雅。穠纖得中。靈氣恂恂。愈淺淡愈見穠厚。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畫法之一變也。石谷子研求。

廿餘年。每從風雨晦明。萬象出沒之際。爽然神解。深入古人三昧。此百年來所未有也。

董文敏云。畫欲暗不欲明。石谷云。畫有明暗。如鳥二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兩家宗旨不同。能互相發明否。敢質之奉常先生。

元時惟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趙吳興每遇房山。輒題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近代賞鑒家。或不爲然。此繇未見房山真跡耳。董文敏得尙書大姚邨圖。觀其筆力驚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石谷王子亦稱夜山圖。雲烟變滅。神氣生動。得從尺幅想其風規。漱其芳潤。猶可以陶鑄羣賢。超乘而上。

石谷嘗自言。學子久畫。得力於婁東二王先生。先生數十年游娛繪墨。其一點一拂。皆從癡翁神韻中來。如探泉源。斟酌不窮。石谷與兩先生講正最久。擬議神明。故有得意忘言之妙。洗發靈趣。洞貫祕塗。與先生賞心娛樂。不足爲外人道也。

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斂。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默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煙。時燒樹根。向窗樞微陽。借筆遣興。昔人云。飢時展看還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

否。

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卽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臥遊。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疊嶺。沈厚鬱密。惟作松杉篁篠。淺沙迴瀨。禽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曲終人不見。化作彩雲飛。非筆墨之所可求也。

趙大年柳鶉蘆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孫給諫家。家香山曾擬之。茂林下坐蒼茫之間。殊有所思也。

雲霧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烟浦。危檣隱隱。眞所謂能工遠勢者。

紫栗一尋。青芙萬朵。二語作畫最勝。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穢。與童山同。讀其詩。悠然想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櫛蠹森萃。蕝茸蕭瑟。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逾。嶢谷弗能連。鸞鷟食其實。鵲雛擾其間。玩此藻麗。形容竹趣。窮妍盡美。卽文湖州之圖偃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一絲塵垢。便無下筆處。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求同。不似處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翁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是有。所以爲逸。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一峯老人。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沈啓南得其蒼渾。董雲間得其秀潤。時俗搖筆。輒引癡翁大諦。刻鵠之類。癡翁墨精。汨于塵滓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董文敏云。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郭河陽。始盡其法。雖虬枝鹿角。槎枿紛拏。而挈裘振領。條理具在。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謂之筆墨。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

蕙叢初齊。芍藥將放。忘憂度隙。坐靜嘯東軒。偶得此冊。洗滌硯塵。抽毫解衣。運思游娛。成十二幀。聊寫我胸中蕭寥不平之氣。攬者當於象外賞之。勿使牙徽絕絃也。

奉常公此幀。取一峯秋山浮嵐二圖筆意成此。邱壑深杳。天趣飛動。真生平第一。

山勢渾厚。得雲煙變滅之狀。村居曲隴。磴道盤紆。引人入勝。點秋林紅葉。叢雜煙莽。設色濃淡。最有致。畫菊最易近俗。元人王若水。便有作家氣味。至明代文氏父子。白陽山人。皆未能洗脫畦徑。可以知墨菊之難。

破羌帖後。有米南宮書右軍八十字贊。贊凡八段。皆南宮楷書。與米所書千字文體正同。而尤爲精妙。蓋在右軍帖後。必爲極得意書。足稱平生第一。歲在庚申。余同筮江上客吳門。江上云。廿年前曾見于長安道上。已落賈人之手。奈價高不能得之。今不知所在矣。偶見董思翁跋語。并及之。

古木昏鴉。荒荒寂寂。有李成遺法。

柳最不易作。宋以上無論風流古澹。吾愛惠崇大年。每畫柳。必以爲規矩。此景能游法外之趣。惠崇以後。又得一人矣。

甌香館集補遺詩

甲子中秋。再過梁溪。宿燈巖長兄先生歲寒齋。因感東林近事。對月吟歎口占。
鶴和鶯鳴事已闌。于今吾道正艱難。莫論顛倒雌黃事。只作蚍蜉大樹看。
東南道脈有靈光。俎豆春秋共一堂。只道劫灰飛不到。豈知俄頃見滄桑。
秋陰華月忽氤氲。銀漢金波暗不分。變幻原知爭瞬息。與君洗眼看浮雲。

和吳門友人作

看花湖上思君久。躍馬淮陰傾蓋初。豈羨功名從衛霍。誰將車馬問蓬廬。
孤飛孔雀棲難穩。一賦鸛鵲計尙疎。搔首斷雲空倚嘯。自應長臥子雲居。

畫雜草幽花得句

黃星窺曉靨。紅豔冷春衣。猶有燭香在。還防蛺蝶飛。
露甲亂如煙。蓬絲漸成束。幽人閉戶心。都長南園綠。
春心殊未減。長夏復何如。曉夢吟煙草。池塘細雨初。
雀稅還留麥。荷花亦有郎。東風搖蕩久。原不愛春陽。

坐想驚蛇勢。公孫劍未知。從君問顛草。爲我一臨池。昔人以驚蛇入草評書。以似半圓先生。動也。發臨池之興耳。

游林屋洞

仙洞堪居不敢留。自題蒼蘚記曾遊。未知水底通何處。祇覺波濤在上頭。林屋洞最深處。每聞水聲在人頂上過。

癸丑臘月假館梅華樓作

性癖深知與世疎。藥畦春雨帶經鋤。夜長霜冷無膏火。猶點松明寫道書。
亂山截截樹蒼蒼。鶴引風聲清嘖長。一縷炊煙林外見。土鍋蒸飯半松香。

湖上作

無花春鳥散。將雨夏蟲知。蝦菜三江好。蓴□四月遲。綠煙消柘火。白雪照蠶絲。一片西湖水。今成飲馬池。

闕題

蘭風吹過半窗寒。几上梧烟落井幹。殘月在庭如夜雪。獨吟人起捲簾看。
春雪年年換柳絲。江花空滿故園枝。高吟不管人間恨。縱問銅駝那得知。

題雙鳳扇

不芟苔草種梧桐。五色雲生珠露叢。莫道人間無鳳鳥。丹山今在百花中。

子鶴道兄新居。移古梅一本。索同人賦詩。口占三截句相贈。子鶴天懷幽澹。不因人熱。觀其移梅詩。可以知其雅尚矣。余與鶴兄有深契。故略得其性情。因梅以諷歎之云爾。

羅浮天畔美人思。茅屋從來春到遲。萬紫千紅都不屑。只宜冰雪半枯枝。薜衣寂寞臥溪濱。惟有梅知隱士貧。時抱寒條動真想。花開不是世間春。

樵劉窠落花戲魚圖

風微不動蘋。紅雨灑花津。跳波魚出藻。攪碎一池春。花底唱滄浪。菰蒲望渺茫。眼中無壯士。不必問魚腸。

擬華光大士二友圖

葉比琅玕翠。花猶雪後紅。與梅相作伴。不讓歲寒松。

北宋徐崇嗣沒骨圖法

誰剪龍綃作舞衣。轆轤分水到青溪。石城雨槩桃花雨。催送莫愁何處歸。

天中麗景

蒲葉翠堪把。沃丹含露開。葵花看更好。紅照手中杯。

畫菊擬徐崇嗣法

高吟花底蕩清絃。打馬藏鉤夜不眠。買得糟邱多釀酒。與君長醉菊花天。

又

紅綃看拂舞。紫豔捲璇霜。酒邊誰按拍。散序是霓裳。

畫墨菊

元人多作墨菊。明代白石白陽。尤稱擅長。余不能兼綜衆家。亦不入時人畦徑。

清霜下東籬。佳色滿花枝。載咏南山篇。幽懷不自持。

擬玉臺體三章

昔從姑射見神仙。綽約膚如冰雪妍。忽放芙蓉金鏡底。隔帷香滿鳳匳煙。
門草花房賭玉環。水精簾捲珮珊珊。張家自有雕龍管。斜對菱花畫遠山。
紅桂開時換紫綃。鈿車聲過赤闌橋。月中更按霓裳曲。臺上齊吹碧玉簫。

米虎兒雲山墨戲

水如羅帶山如玉。白雲斷處橫溪屋。山光迷離空翠來。於此移家老南麓。

石谷畫元人逸趣

笑我癡顛成痼癖。問君何事最銷魂。自言只愛王郎筆。半幅靈烟墨一痕。
玉峰北園戲友人曰。今之夢想王郎。一筆兩筆。而不可

得者皆是也。因拈此與賞音發笑。

石谷臨九龍山人枯槎竹石

枯槎竹石。畫家徑路。非倪非黃。玩其率意落筆。脫盡畫家徑路。始見天趣飛翹。逸氣動人也。

心忘方入妙。意到不求工。點拂橫斜處。天機在此中。

秋水軒竹下與聖上人說離世絕俗結茅住山之樂賦詩以訂同游之期。

虛舟偶然住。觀世洞機深。竹下論終古。蘭氣盈空襟。知君蛻塵境。真有住山心。愛我結霞想。相呼楓樹林。

身游碧雲渺無際。腳踏千峯不可尋。我笑尙平婚嫁畢。桃花轉使游踪失。雪谷無人獨坐時。山魃夜嘯猿

晝泣。榛風瀑布滿琴牀。古翠迷空不見日。破屋長留折脚鐺。口吹松火同煨栗。

秋夜秉燭。在絡緯聲中書此。自覺塵境纏縛。

迹與心違。未識何日與君方果此緣。徒悅紛華。難期戰勝。髮將種種。放筆慨然。

林使君攜酒聖公禪房招余夜談有作

使君停驂處。禪房映花木。吏散歸鴉間。解衣就深綠。離氛澹神機。冷然若空谷。靜笑洞八牕。霽光射晴麓。

水氣延微涼。桐風臨夜肅。行廚分伊蒲。瑤樽耿華燭。清驪展良宴。聊敘心款曲。

丁巳九日同人集聖公山池登臺眺望分韻得來字

白社招尋處。黃花殊未開。有橋通斷岸。踏葉到空臺。險句愁中得。奇懷天際來。無衣兼旅病。秋氣莫相催。

况是悲秋客。還同莊舄哀。畏吟如病酒。側帽對寒杯。祇樹霜初落。衡陽鴈不來。兵聲在天末。勝地此遲回。

秋夜移燈作

竹籬門徑對寒溪。嵐影橫空碧樹齊。路入此山深幾許。只因山近見山低。

烏目山人與予論筆墨。數十晝夜不倦。醉舞歌呼。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意。客館高吟處。寒蟲靜不聞。秋窗夜風雨。灑墨欲成雲。

贈馮子賓伯

何必迴車學步兵。底須空谷更藏聲。芝英摘盡南山紫。藜火難分乙夜明。尙有龍光占斗氣。還留鶴髮待沙清。花源甲子相忘久。長與仙人醉碧城。

前年與藝初舍人同過桂樹下。盤桓有憶。并寄仲璋。

賞花期我醉園中。涼雨偏遲花下蹤。爲語主人留美酒。待開晴日看芙蓉。

敬兄次日相期。載酒重過游賞。值雨不果。而桂已闌。遊

蓉。因有芙蓉之約。

老松柏圖

仙人解衣自盤礴。造化慘澹秋毫端。枝柯千仞入層漢。笙簫萬壑鳴驚湍。堂中日月不可老。壁上雷雨何時乾。我來醉臥北窗下。夢跨黃鶴天風寒。

雙松雲壁

飄渺紅霞翠壁開。五城天畔見樓臺。冷風石上松濤起。如聽緱山笙鶴來。
罌粟花

未許穿花蛺蝶飛。仙人新剪絳雲衣。人間貯粟能長滿。那使金門曼倩飢。
毫端碧海起扶桑。碎剪紅霞裹綠房。何用紅泉摘瑤草。滿囊金粟是仙糧。
題自畫牡丹圖和趙文敏詩韻

百舌聲中欲送春。碧闌綃幙散香塵。東風著意塗紅紫。肯負花前對酒人。
題畫竹

鱗甲遮藏翡翠竿。不驚風雨尙泥蟠。那知變化原俄頃。猶作尋常篠簜看。
月下竹

帶露含煙瘦影垂。王猷去後減風姿。可憐勁節無人賞。只有秋空碧月知。

華山采藥歌

使君愛秋爽。林坐想巖花。長鑱入谷中。采采盈鮮葩。千條束綠玉。一筐承紫霞。天女散不盡。靈風送瑤華。
移根出煙路。種此雲之涯。閒尋神農書。剗草護瓊芽。

林居高士圖詩贈荅峯

愉悅鬼神下。盤礴元氣中。抽毫見商嶺。拈草識黃公。
草石本無性。巖泉亦沉冥。借問此何年。天醉殊未醒。
何處發清嘯。遙睇深松林。荒溪碧雲上。蕭寥驚鳳音。
人間無西山。不向山中宿。吟詩雲鳥趨。閉戶日月獨。
仙人青精飯。滿注流霞杯。圖成三珠樹。呼雲待鶴來。

與端木南星文襄立東臯柳汀月下作

草色過橋沒。晚煙披秋叢。深柳夾空渠。月華貫其中。
笑言清光下。響答依吟蟲。行穿暗樹陰。立盡豆花風。
楚楚閣望隔牆黃葉

金光閃天半。木葉如黃雲。旌幢紛來下。恍見雲中君。

鄭山公銀臺過訪

高軒相遇時。千林猶未綠。光風掩徑草。足音震空谷。
鳳輝下千仞。萬象同沐浴。白鷗不驚飛。庭花散車軸。
詩留山陰雪。清警叩元玉。新賞展琴絃。同奏高山曲。

牛郎花

何日乘槎同海客。支機河畔問雙星。綠衣不剪天孫錦。
寶玦還如碾帝青。

水村圖意

魚簖絲網挂春煙。無數鷗鷺下渚田。紅杏花村沽酒路。綠楊溪岸釣魚船。

龍陣圖

黃沙漲天天欲昏。排山黑風奔江門。何人去塞土囊口。天與河流一色渾。短禾青青纔尺許。只見風來不見雨。兩師風伯不相能。彼蒼高高奈何汝。

玉蘭

花期恐落辛夷後。不耐春風待葉稠。何似漢宮明月夜。玉盤擎露樹梢頭。

梨花

一樹梨花素雪霏。美人白紵試春衣。水晶簾下新妝竟。笑看釵梁玉燕飛。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溼還飄。朝來試看瓊枝上。幾朵寒酥未肯消。

金魚

一水空明尾鬣斜。迴環島嶼即天涯。比鱗紅白紛相映。風過緗桃又落花。

松蘭

蟠根古榦自離奇。莫道春風雨露遲。忽見蘭階青翠色。參天新長萬年枝。

荷花

綠影遷延舞袖遲。恍如金粉散琳池。最憐謝客詩偏好。曾比芙蓉出水時。
碧玉秋成影漸稀。可憐紅豔冷相依。蒲塘莫遣西風入。留補騷人舊日衣。

玉蘭紅杏

陳宮一曲憶吳娥。玉輦春殘幾度過。仙掌夜寒沉璧月。珠裙風細舞紅羅。
杏花

東風吹滿綠楊煙。一樹啼鴉驚起眠。無處踏春春欲去。高樓閒過杏花天。

菊花

素娥青女催秋老。金粉紅衣正少年。最愛花叢游賞日。已涼天氣未霜前。
芙蓉楊柳

綠鬢紅顏冷淡姿。美人江上費相思。嬌妖合是神仙侶。十二城邊第幾枝。

牡丹

爲寫春風第一枝。錦帷日映弄晴絲。沉香亭北瑤臺下。猶憶清平最妙詞。

題畫

借得銀蟾秋夜光。珊瑚枝畔憶龍堂。天公不許紅顏老。冷豔偏能鬥曉霜。
菊花秋色

一片秋容媚彩霞。鴈來紅葉間黃花。若教添箇東籬客。便是當年處士家。
黃花紅葉御溝頭。寫出當年一段愁。最是題詩人不見。可憐孤負漢宮秋。
墨花

蜂蝶紛紛飛傍石臺。相傳人自洛陽來。世間多少閒花草。不逐東風次第開。
野草閒花石壁幽。翩翩蜂蝶似綢繆。非關筆底無顏色。解得君懷淡處求。
臨唐解元梅花得句

琉璃硯匣凍金池。雪壓松窗獨坐時。珍重東風憐寂寞。急吹春色上南枝。
紫藤

數向春煙舞絳羅。枝枝長帶好風多。玲瓏何必成珠珮。窈窕偏能學女蘿。
山水

松壑危橋澗路分。瀑花飛處下紛紛。傍巖徑入松杉去。時有鍾聲出白雲。
春陰脈脈碧山岑。上有連雲深樹林。逢人笑指清溪路。一帶疎籬傍水濱。

點石移泉興不窮。墨花能與碧雲通。何須著屐尋山去。萬壑千崖在此中。

又

曲渚荒煙斷。深林見月遲。寒聲何處起。風在最高枝。

百合

墨汁灑金壺。香風動瑤圃。玉簫明月中。一隊霓裳舞。

萱花

我非兒女腸。焉用忘憂草。欲筍黃鵠觜。可惜金英好。

菊

冷香偏有韻。真意卻無言。借問隱君子。何時開故園。

藤花

翠帳紫流蘇。垂垂雙綬紆。莫教風拂帽。應有露凝珠。

牽牛花

曉露遍新妝。螺粉青如此。睨彼阿儺姿。還宜託君子。

竹影

秋寒煙翠影相依。夜闌無風聲漸稀。剪却月華多破碎。滿庭曾不礙人衣。

蘭竹

野竹自蕭散。幽蘭亦錯雜。清風在一枝。清韻互相答。

玫瑰

異香原不散。麗色豔江妃。鄰家小兒女。錯認是薔薇。

竹

春霧沉沉翠不明。穿雲曾見籊龍驚。從今不種琅玕竹。最怕空堂夜雨聲。

又

綠雲晴不散。風動曉窗聲。煙月闌干夜。閒吹碧玉笙。

秋花草竹石

秋色在草。秋聲在竹。宵風曉霜。以媚幽獨。

洛陽花蜂蝶

峭壁獨成秀。閒花靜自妍。幽人領真趣。蜂蝶更翩然。

蘭花

蘭生空谷送幽香。嫋嫋風來浙水長。一曲瑤琴魂欲斷。誰憐明月落河梁。
楚畹從來有異香。騷人解佩憶沅湘。元洲咫尺非千里。半幅瀟湘風滿床。
誰寫春三雨後天。枝枝香煖玉生煙。瀟湘半幅青拖水。團扇空懷月未圓。
剪取春風入彩毫。美人紉佩憶江皋。於今九畹湘南隔。不敢高吟學楚騷。

郊外歎柳

時黃河築堤。官
府徵柳條殆盡。

劫火難留草木身。長條短葉已成塵。千村不見楊花起。減却江南三月春。

牡丹

剪剪東風已送寒。紅雲空向畫圖看。早知富貴花中有。爭覓閒田種牡丹。

蠟梅

芳年將暮恨蹉跎。雪壓風欺奈爾何。瘦影自憐春不管。豈能含豔待陽和。

梨花

原非玉樹舊歌聲。簾捲東風永夜情。偏是月中容易見。石闌西畔最分明。

清明園桃未開。戲寫一枝得句。

飄渺紅霞天半開。仙姝還在舊丹臺。不須更訪胡麻飯。滿手春風玉洞來。

雙鹿小景

荒厓無樹石淙西。曉霧沉沉竹影低。偶與山靈同抵掌。不知白鹿過前溪。

荔枝

瓊漿原道出仙家。點點枝頭映日斜。絳雪一樹無六月。安期漫說棗如瓜。芳樹層層綴嫩芽。碧叢翠朵盡丹砂。驅馳驛路難消夏。試薦瑤盤豔落霞。

香山翁畫

翁以文章詩酒。氣盛海內。間潑墨爲溪山。雲烟樹石。墨華水暈。出宋入元。

松子藤花墜石欄。竹堂雲氣畫漫漫。不須坐看峨眉雪。瀑布空山六月寒。

夜閣畫春草拈句

蓬鬢未能理。長紅空自嬌。只愁春欲盡。蝴蝶粉衣銷。玉勒游何地。香車幾度過。可憐江上綠。春雨怨湘娥。

竹下狂客洗手圖

看竹情未移。長箋寫初竟。步兵當畫醒。罷舞不離鏡。銅盤置水光照人。掬水欲洗巢由塵。蟪蛄滿耳冠絕纓。百城茫茫誰問津。上天洗明月。明月空在手。瀉地洗甲兵。天河斷已久。仙人夜語時。臥柳生左肘。三山又見黃塵走。指端一滴蛟龍守。

巢雲子于素壁洞中畫水仙數十本。

宓妃不在水。素女忽行地。半壁挂海月。四時作香氣。煙裳雪佩暗生春。洞口千花中有人。

舟中畫歸舟圖

筆精成霧冷如秋。半卷齊紈烟雨收。人在扇中偏畫扇。細窺雲母認蘭舟。未過姑蘇不見山。板橋楊葉水腰灣。鷓鴣欲下知魚網。一片青蘆紅蓼灘。

題扇寄麗門大師白門

長江沙岸草侵天。雲去千山別夢懸。遙憶石頭城下路。鷓鴣啼散六朝煙。

贈莊太史澹菴納姬四首已見正集

同心羅帶鎖文龍。峽雨三春豆蔻封。繡出彩雲遮不得。西湖亦有美人峯。醉裏頻呼龍井茶。黃星鬢亂髮邊鴉。移燈笑換葡萄錦。倚枕斜簪茉莉花。首藉朱闌腰裏嘶。吹簫壁上上紅梨。好花何必于闐舞。巧笑曾傳下蔡迷。香草流連油壁車。天河六月未通槎。知君陌上情如此。肯放青驄過若耶。

時太史將游山陰。

題扇贈客

含毫春破研池痕。曉夢篷窗碧雨翻。倘對繁花思上苑。坐看蝴蝶起南園。

畫米元暉瀟湘白雲圖。贈楚人曹尙白。

同向壺天數鴈羣。今宵劍氣又重分。相逢不采秋芳贈。但寫湘江一片雲。

五月江上和楊青巖韻

浮玉雲初散。江天倚櫂看。今朝同對酒。五月尙餘寒。採艾還逢雨。披裘不著紉。胡牀誰據坐。吹笛舊稱桓。把酒篷窗下。含毫鏡裏看。蒲風吹面綠。榴火照衣寒。江練開湘管。山雲破越紉。歌筵能愛客。應不羨曹桓。

爲周太史畫湖山小景

西泛羣鷗伴寂寥。銅棺嵐翠坐昏朝。先生却愛湖山好。自向圖中辨六橋。

畫江山停棹處和楊青巖韻

夏寒江上放晴遲。風月流連倚棹時。灑墨忽隨天雨至。移山不待曉雲知。重窺覩路曾游地。笑誦磨厓記勝詩。花下披圖把酒看。暗潮汀外尙迷離。

己酉於鶴鳴軒中爲周太史畫雪景

先生不看長安雪。朝天玉佩牀頭結。夢醒都忘禁漏寒。曉吟晴雪望銅棺。我乘青雀放煙水。山山盡沒寒雲裏。呼我城西看雪歸。披裘不帶東山妓。青天瑤海在吾指。高柯風勁冰鱗起。先生分我葡萄之漿與酥酪。挹漿自挽鷗鷺杓。興酣燃燭披長綃。倒剗霜弧想靈壑。峨帽仙人久寂寞。夜鳴驚起瑤臺鶴。素娥吹度

吟風閣。碎剪銀雲半天落。琉璃研匣猶未冰。詩成更洗葡萄爵。

甲子春日對花臨寫

千點楊花翻雪浦。一枝仙杏傍紅牆。藥圃春風吟嘯處。更兼花壓美人牀。

菊

秋光住半壁。金甌新鑄顏。賞心不在遠。隱几卽南山。

臨宋人畫

宋人執扇有此圖。深得水汀蘋藻。菰蒲清淺沉浮。風連雲滴盪漾之趣。略用其意爲此。與賞音發笑。

花依翠柳舞晴空。欲鬥深紅與淺紅。待得小桃都結子。也將飛絮嫁東風。

睡鳥圖

余于吳門好事家。觀元人睡鳥圖。渲染迷離。烟霧卷舒有致。宛然夜色。蓋得之筆墨之外也。

員嶠方壺憶夢游。冷風不動夜香浮。莫於錦帳紅羅舞。姑射仙人在上頭。

題畫

玉樹歌殘應罷舞。春深翠袖尙餘寒。美人獨望瑤臺月。斜倚東風十二闌。秦臺遙憶鳳雙飛。乍見仙姝解珮遲。碧海珊瑚原有網。扶桑誰剪舊燒枝。

玉房朱實圖

墨雨秋開碧玉房。凌波仙子捲羅裳。犀盤一瀉芙蓉露。又迸明珠出絳囊。

春齋坐雨

煙雨迷漫遠樹稀。長汀草色冷侵衣。三春江上勞人思。都作楊花撲面飛。

牡丹

繁枝如護碧桃紗。神女仙裳剪紫霞。占斷春風誇第一。肯將傾國讓姚家。

臨宋人寫生

春郊已見餞青陽。種豆南園甲坼蒼。凝露只今看引蔓。卸花何日采盈筐。吟來杜甫詩偏好。傍去盧敖宅不妨。我亦乞尋茅屋賦。涼陰爲客設繩牀。

青菜

灌園我住甌香館。佳客每同花下飯。曉露新抽翠甲肥。春鋤更刷黃牙嫩。

爲蘭雪題石谷冊

三年不見石谷筆墨。遂臻極致。觀其含毫傳色。經營苦心。自董宗伯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鷗波昔石谷。石谷今鷗波。英雄惟使君。天下如君何。

臨元人睡鳥圖

密翠長條野岸邊。花枝如雪半籠烟。濃香殘月玲瓏影。照見花間夜鳥眠。

畫蝶

煙圃吟秋興不孤。花間殘夢繞庭蕪。秋牕坐掩南華卷。閒寫滕王蛺蝶圖。

寒柯翠筠。

擬雲西老人法。

人有歲寒心。乃有歲寒節。何能貌不枯。虛心聽霜雪。

拒霜野鷺

芙蓉露冷汀烟近。荷葉風殘月影沉。獨有亭亭雙野鷺。秋深偏愛拒霜新。

湘雨東軒避暑。戲拈宋人沒骨法。

夏月紅薇傍綠池。秋風還與美人期。誰知花豔驚心處。只有徐熙大折枝。

菊

擬徐崇嗣設色。

抽毫把酒坐苔茵。陶令羅含共結鄰。我愛好花秋更麗。不須青女妬華春。

歲寒三友

予獨愛此三種。喜其積雪凝寒之候。能表貞素之華。矯然有以自異。可方遯世之君子。因爲圖。

以爾爲三友。真能傲衆芳。自留蒼翠色。努力飽風霜。

凌霄

流黃溪女機。雲錦天孫織。銅盤金莖露。仙人猶可卽。深知千雲心。真有搏風力。上枝盤拏勢莫攀。花房盡染朝霞色。

寫風雨竹

昔蘇長公守杭州。乘燭畫風篠。美竺間。風雨暮歸。令朝雲執燭寫風雨竹枝。題云。

秋夜聞笛。戲摹其意。并步韻和之。云。前賢清韻在。逸興寄筠簫。後九龍山人王孟端。仿佛。

憶古游清思。墨華澹烟篠。研北寫冷風。碧影秋空裊。

己酉九月。南野望山。得此意。

移雲本無心。拔山不言力。把菊一高吟。醉臥南山石。

仙圃叢花

癸亥八月。摹北宋徐崇嗣法。爲鸞聲道翁作。

杜若冷秋苑。桂枝搖青邱。毫端真爛漫。花滿一庭秋。丹梯不在遠。甘谷我移家。曉來窺半壁。總是赤城霞。

題耕烟山人墨竹

拔得青鸞翅。空中墜墨精。寒窗夜風雨。片片作秋聲。

設色花

瑤臺珠樹影玲瓏。香氣氤氳隔座通。神女霞裳翻豔曲。仙人同醉玉芙蓉。瑤草琪花石徑深。琅玕影裏翠雲明。羽衣綵嶺聯翩起。空外時聞吹玉笙。

醉臥余不能飲。而好作醉語。天不耐不。有秋。秋蟲擾人。憚子故欲醒耳。

醉臥叢花錦石邊。莎雞啼過海棠烟。家貧更少鸛裘貰。自寫秋光換酒錢。

又題

石骨寒如我。秋花能瘦人。曉吟常對此。老圃未全貧。

寒山圖贈孫承公

石壁雲深澗戶明。幽人未了向山情。碧嵐秋響琴中聽。都作孫登長嘯聲。

紅白梅花

淺綠輕紅雅澹妝。羣芳曾譜號鴛鴦。東風有意成連理。冷豔雙開一樣香。

端木新構秋樹根軒。旁架一楹。顏曰半亭。以收東隅之勝。因爲圖而系之以詩。

老樹倚敲石。古根綴虛廊。落葉到空井。寒翠侵半牆。松鼠下烟蕙。竹雞穿荒岡。半亭樓欄陰。其下俯滄浪。過橋望春曉。碧瓦浮煙霜。高吟秋樹底。坐攬青翠光。

仙人謠

佐老道翁。隱於塵中。毛褐傲世。不屑軒冕。雖操奇贏。不屑錙銖。而有劇孟之風。擊鼓彈絲。有以自樂。吾知其必豪快士也。儒所謂挾陶朱之策。而者歟。庚戌二月。適當五十春秋。其內兄吳君涵一。屬余作歌。以進一觴。因賦仙人謠。并題畫圖幀首。聊當九如之頌云。

仙人御冷風。縹渺騁赤螭。手持雙文篋。煜煜五色芝。云從苕霅來。容裔江水湄。紫鳳方引雛。和鸞鳴相隨。

重樓何嵯峨。瓊樹高其枝。下有豪士居。素風澹光儀。小隱羨東門。揮金笑鴟夷。錦茵互照耀。軒蓋紛交馳。拊節奏靈囂。高歌激清絲。絳雪猶在山。梅花蔽雲涯。叢蘭生庭中。當春發華滋。霓裳舞玳筵。令節更張帷。麟脯錯玉盤。天酒澄金卮。何須拍洪厓。何必翔華池。鹿車正宛宛。青鳥飛來遲。長揖問松喬。奇齡與等期。

石榴萱草

前庭多種宜男草。後園亦栽多子榴。最愛杜陵詩句好。積善滾滾生公侯。

白華齋題畫梅

抽毫山閣曉吟詩。得意還添帶雪枝。白鶴橫江春夢醒。暗香惟有月明知。

上苑桃花

度索山頭駐綵霞。蓬萊宮闕卽仙家。共傳西苑千秋實。已著東風一樹花。

桃花

紅霞初放正千春。夢醒看飛碧海塵。何必花溪尋洞隱。一枝如見避秦人。

題水墨畫

古桐寒嵯峨。夜聞湘靈語。雲濤相激蕩。天末獨延佇。所思隔雲霧。張樂在何許。風起斑篴送綠波。墨華飛過芙蓉浦。爲剪湘南一片雲。灑作吳天半天雨。

題四君子圖

葉石林稱松杉槐柏爲四君子。曾見倪迂有此圖。戲爲廣霞余君作。

樹古真同君子身。石屏煙翠不生塵。
槐風柏雨松杉影。長伴茅亭讀易人。

雪

亂竹壓簷枯樹低。滿林飛雪萬山迷。
一從乘興王猷去。千古無人到剡溪。
雪滿千林未見梅。擁爐看雪草堂開。
懸帷不覺吟詩冷。恐有高人踏雪來。

橫空墨雨

天吳欲動灑窗几。何處移山竟不知。
長教袖裏生雲霧。自有神龍起研池。

墨李花

穠華歌罷想葩詩。仙苑瑤臺初見時。
却怪東風寒未減。春深殘雪尙封枝。

寫生

紅霞天半美人思。隔水微香過綠池。
我見炎風花正好。霜前猶有半開枝。

菊

錦石如雲落翠翹。曲殘金縷度纖腰。
黃鵝赤鳳還同舞。不數江東有二喬。

送友

半整鶯花天外思。薜蘿還與碧山期。憐君姓氏如香草。真比江籬未采時。

題古松一角

硯底呼雲雲不開。閒將秃筆掃風雷。懸厓倒拔蒼蚪影。分得枯槎一半來。

失題

金烏廣寒宿。玉兔春咸池。烏有凍死骨。兔有渴死皮。龍伯長不可縮。焦僥短不可續。截蚊之足。益蛇之腹。野田淒雨。蚊蛇哭。楚山不識晉。越山不識吳。機梭斷絕禾稼枯。愚公豈借留侯箸。漢陰寶其拙。公輸之巧。非吾徒。於菟雖大勇。鹿子不願以爲父。鸚鵡雖至悍。鳩婦不願以爲夫。我飲非爾口。我行非爾跣。爾不我借。我不爾呼。爾今非我將焉誣。騏驥白澤。日走萬里。若以守戶。貽笑韓盧。吁嗟乎。

冬至早梅

鄒律初傳谷。昭回萬卉知。天心雪後見。春色隴頭疑。葭動還依杪。香寒未透枝。巖阿千百樹。次第待冰澌。見說南枝好。登臨信已然。元旗花拂首。紫閣玉含煙。瘦不因霜勁。芳從帶雪妍。調和應有待。生意已娟娟。把酒向高岡。柔條出短牆。松虬隨意古。柳色漫拖黃。倚石香還冷。臨流影未藏。清芬殊足挹。月出已東方。

絕句

美酒愛從愁裏醉。傾城偏向客中憐。迴文遠寄機中錦。客舫應分第二泉。

長別離

藕絲作線難成縫。雪花作綿玉肌凍。三尺枯桐澀不流。哀絲聽盡孤鸛弄。公子年年長別離。美人腸斷愁蛾重。樓閣裏斷春風。幾曾吹得羅襦動。楚山歷歷空高寒。神娥不作行雲夢。却笑妖姬梁玉清。隨人逃入少僊洞。

客澄懷館爲許陽谷題濯足圖

峭壁上瞰盡雲海。雙足下拂千江流。從今不踏紅塵去。直御冷風過十洲。

山躑躅野雉

雲壑宜人坐不還。微風入樹葉聲閒。攤書正有巖花落。故故留紅句讀間。蒼玉高標何突兀。紅蓮小朵亦依稀。華蟲留得文章在。莫謂無時入舜衣。

菊花秋色

黃鵝紫鳳嬌欲舞。金幢玉節紛來迎。南山悠然若在眼。滿手秋風餐落英。

萱花

不料憂多未可忘。一枝閒淡倚斜陽。尋思何處曾看見。記得家園近北堂。

甌香館集補遺畫跋

詩意須極飄渺。有一唱三歎之音。方能感人。然則不能感人之音。非詩也。書法畫理皆然。筆先之意。卽唱歎之音。感人之深者。舍此亦併無書畫可言。

十四叔父以大耄之年。攜行簪訪友數千里外。所至登臨山水。探攬名勝。神氣軒舉。不減少壯時。使人望之。若神仙中人也。重九前三日。爲攬揆之辰。呼友臨晴川樓。置酒高歌。一望洞庭瀟湘。半江帆影。千山黛色。盡在杯罍間。收其勝槩。輿酣得句。高吟相望。以問江山。有筆搖五嶽。嘯傲滄洲之意。歸時以詩示壽平。兼屬同人和之。因製圖以志勝事。

吳道子寫嘉陵山水于殿壁。一日而盡。論者謂邱壑成於胸中。旣寤則發之于畫。故物無留迹。李廣射石。初則沒羽飲金。旣則不勝。石坡有石。見者旣以爲礙。神定者一發得之。妙解至此。可以語吳生之意矣。蒼厓峭壁。古木叢篁。尺幅之中。有萬仞之勢。含毫獨運。迴發天倪。象外風流。靈襟未隔。雖未能拔壁而飛。庶幾北苑谿山。別開生面耳。

元人逸品。其意難言矣。殆如盧敖之遊太清。列子之御冷風也。美人之光。可以養目。於畫亦然。

米家父子。以雲山爲墨戲。一正畫史謬習。稱千古墨苑風流第一。惟後董宗伯。可與並驅。餘子碌碌。不足

數矣。

畫菊難。墨菊尤難。元人王澹軒之工秀。周草牕之清妍。不如唐解元之高逸。此圖專師六如。與元人小異。麻皮細皴。破筆點刷。如絲如髮。無韻無趣。今之所爲山樵。非余之所爲山樵也。然則爲山樵者當何如。蓋亦不出麻皮細皴。破筆點刷。得其解者。于毫忽間辨出性情。便欲與山樵同旦暮耳。

繪風易。繪聲難。昔人畫樹。多作偃枝低亞。以狀風勢。此圖獨畫流雲奔湧。與巖林石泉相激蕩。萬竅怒號之態。灑然洞目。若聞吹萬之聲。出指腕間。可以補前人所未備也。

隨意點色。不爲工整。以荒率取勝。於吳門好事家。觀白石翁卷。戲臨。

巨公神氣沈鬱。非時史所能夢見。王郎其藝游而至者乎。

秋夜與石谷談高尙書碧山圖。浩蕩縱逸。無復徑轍可尋。因戲摹之。

吾友東嶽莊子。將北走燕臺。南浮江漢。探匡廬彭蠡之奇。索予圖資行箠吟賞。因拈東臯一樹一石與之。雖江山攬勝無窮。未若故園風物可懷也。東老鑒之。

承公表兄。會同石谷子戒余寫生。恐久耽于此。便與雲烟林壑墨雨淋漓之趣漸遠。有頃。頻索余畫牡丹。又急屬唐匹士畫芙蓉大障。豈花藥幽思逸致。足移人情耶。

甲寅九月。同公訪友天湖。泛舟白蘋紅蓼間。西風五兩。烟水蒼涼。時籬菊未黃。把酒長吟。篷窗戲點色製。

圖九華清興。南山真想。庶幾非遠。願與賞心。同此娛玩。

作米山須善用五色墨。能知五色墨法。則米山不難工矣。然予雖知之。殊未盡其妙也。

九日坐雨秉燭。聽純兄吟新詩甚清越。東園生興。發得犇老扇。縱筆作風雨圖。意頗逸。亦以無聲詩敵之耳。

無石道翁。高尚士也。隱居游閒。以傲世絕俗。盤潛北郭十畝之間。人無知之者。翠竹千竿。梅花百樹。繩牀茶竈。蕭然放情。有以自樂。余愛慕其人。因寫幽居圖贈之。并志同心之賞。

唐解元折枝紅杏。饒有風韻。余於金閨紅鵝館見之。因臨。

娛閒新趣。愛此秋華。坐想叢苔。以資吟嘯。

前人畫梅者多矣。惟楊補之用筆簡潔。有高人體氣。洗脫塵境。悠然神遠。余所一見而銷魂。千載之下。願爲執鞭者。觀陳徵君此幀。能得補之之簡。雖神韻未超絕。亦近時一佳品也。鑒者珍之。

陸叔平作石骨枯澹峭勁。獨闢奇險之境。其用筆從洪谷營邱高峭中來。但轉折處多作意。棱角太露。便與古人藏鋒渾厚之旨相背耳。此圖小變其法。皴擦枯勁。不爲棱角。世有賞音。當不以吾言爲河漢。

先香山翁嘗稱人間無北苑畫。惟文敏家藏半幅耳。其神氣蒼莽。橫絕古今。筆奪化權。莫得而議。學者豈能步其後塵。

迂老畫樹極簡貴。獨蹤高軌。澹然天真。在黃吳上。今人率意當之。徒足令大方掩口爾。潑墨作橫點。紛沓還滿箋素。便謂是梅花道人。豈知吳生墨葉。絕不爾也。此弊自文沈以來然矣。

子久浮嵐暖翠。董雲間猶以細碎少之。然層林疊嶂。凝暉鬱積。蒼翠晶然。奪人目精。愈多愈細碎。愈得佳爾。小幀學子久。略得大意。細碎之譏。正未敢以解雲間者自解也。

煙絲露叢。結翠可玩。白石包山。先獲我心矣。

雲林畫不從人間來。其以神馬騰輪。與造化游鴻濛之外者乎。東園生曰。得雲林一樹一山。游盤其中。可以逍遙樂而忘世。正不必上同巢由。買山而隱。

南宋馬和之畫柳如亂絲。天趣飛動。極瀟灑之致。覺靈和殿外風流。去人未遠。

黃鶴山樵。全法董巨。其氣韻得之文敏。皴擦得之輞川。今人甫學山樵。便稱神合。畫虎刻鵠。貽笑大雅。因爲拈出。以正時史之學山樵者。

寒林倡於營邱。衍于華原。流于河陽。而子華澤民。又規模河陽者也。沿其流者不振矣。許道寧其登堂之彥乎。唐子畏接響前徽。足稱後勁。夔乎駕子華河陽而上之。此圖卽子畏法也。筆外生氣。非吾所知。與鑒妙者辨取。

此子久江山圖法也。子久妙蹟。尙留人間。永爲世則。墨林鑒士。不能舍此他之耳。

晞古骨法雋爽。發筆得峭勁之勢。俗學倣效。大都畫肉遺骨。使驕驕氣盡。吾不忽也。因爲圖正之。

昔顧駿之嘗構層樓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其面。自古以筆墨稱者。類有所寄寓。而以毫素騁發其激宕鬱積不平之氣。故勝國諸賢。往往以墨林爲桃花源。沈湎其中。乃不知世界安閑治亂。蓋所謂有託而逃焉者也。今之號爲畫者。亦夥矣。營營焉攘攘焉。屑屑焉。如蚩氓質絲。視以前古法物。目眩五色。舌撝而不能下矣。矧可與知古人深心所在也耶。

倪迂作畫。如天駿騰空。白雲出岫。無半點塵俗氣。

黃涪翁云。書家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陶隱居論書云。要當以點畫論。極諸家之致。故書無點畫。不可以言書。畫無筆墨。不可以言畫。自文沈創興。遺落筆墨。而筆墨之法亡。雲間崛起。研精筆墨。而筆墨之法亦亡。何則。衍其流者忘其故。漸靡濫觴。不可使知之矣。墨工槧人。研丹調青。且不識絹素爲何物。塗墨狼籍。輒侈口曰。倣某家。曰學某法。其所矜。剩唾也。其所寶。滌溺也。其所尙。垢滓也。舉世貿貿。莫鏡其非耳。食之徒。又建鼓而趨之。遂使齷齪賤工。亦往往參入室之譽。蓋鄭聲作而大雅之音亡。駿骨不來。而鼠璞寶矣。嗟乎。又豈獨繪事然哉。

聖濤周子。娛情毫素。妙鑒洞精。與東園生遺象忘言。神襟獨契。登□□維倣古法。得小景十二幀。爲宗少文增臥游之勝。暇日高樓吟嘯。橫琴對之。當使空翠盈襟。嵐烟滿握。一室盤桓。攬趣無窮。正不必作千巖

萬壑想也。董宗伯所藏巨僧松陰論古圖，筆力沈冥，晶光照映，見之此圖。松林飛瀑，猶存神氣於百一耳。子久浮嵐暖翠，真平生第一墨寶也。余獵其精潤，芟其細碎，覺韻致不相遠矣。

山樵夏日山居，全法董叔達，神氣蒼莽，有洪谷雲中山頂四面峻厚之勢，覺癡翁猶遜其沉古耳。

米家大翠黛，得之于游戲者，轉至耳。

學雲林對如快馬斫陣，乃得勢，無此與會者，不可與言雲林也。

每學梅沙彌，輒以董巨法求之，自謂神合。庸史紛紛橫點，以沙彌爲口實，余豈能無辨哉。

空靈澹蕩，絕去筆墨畦徑，吾于方壺無間然矣。

山樵筆墨沉古，真北苑之後勁。余嘗觀夏日山居圖，始知文沈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余度臘高雲閣，殊喜暄霽，冬日如春溫。兩旬中連作畫冊數本，皆規摹宋元，深入前人之法，涵盛而不化。

也。此冊乃從篝燈醉夢中，摩挲毫素，偶拈一兩筆爲戲樂，蓋亦頗散繩束，欲脫去畦徑，取自快耳。昔范華

原尙不能無用墨之議，王叔明之傑筆，而迂老或輕，余之所尙，正未可謂獨得而無蔽也。與鑒者言之，

斷如復斷，亂如復亂，點畫離披，落花游絲，能領斯趣。日與神遇，樹師營邱，石壁學華原，至象外之意，則東

園自得之心匠爾。

符朗識半露之栖雞，荀勗知勞薪之炊飯，故有易牙之口以較鑄銖，而乃不可得而遁也。繪事亦然，願以

投之知味者

洪谷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我思此語十年猶未得也。學晞古不必似晞古。師子畏何妨。非子畏。膠柱者之不可與言久矣。高微絕絃。神駿誰賞。墨林荒蕪。吾未聞有鍾生伯牙也。

構想淵奇。觸境有無窮之詣。彼徒索於毫素者。離矣。

寫生之技。卽以古人爲師。猶未能臻至妙。必進而師撫造化。庶幾極妍盡態。而爲大雅之宗。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此落葉無聲圖也。瑟索蕭瑟。聲在樹中。可以目聽。如微風觸絃。響不從指。蔣生神契特高。不妨從懷袖間聞空山清籟之悅耳也。

郭熙畫法。譎宕奇逸。每以山谷真雲。攝入囊中。徐放之。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故闢境奇妙。下筆靈變。無方。蓋得之於造化者深矣。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繆習。雖右丞亦在詆訶。致有具眼。

荒崖澗路。悄無行人。此天游生畫意也。

少時曾住天台中。隨道侶入天峯。登華頂。卽太白詩。天台四萬八千丈。是也。宿華頂峯。觀日出。雲海浩蕩。駭目洞心。詩句畫圖。皆不能摹寫其神奇要妙也。

高松磐石有柯丹邱遺意。

放于江湖。眇然忘機。噫嘻。此何世之民歟。

石谷子爲笄江上作篠瀨圖。極似文湖州。因擬爲之。

寫雲山當以氣勝。有吞吐千峯之勢。不獨仿米老爲然也。

方壺逸致蒼莽。有天驥騰空之勢。

無意爲文。乃留真趣。

昔人寫生。多作折枝。徐熙父子。雖長綰大幘。每用此法。一枝一幹。有全樹之勢。

摹子久富春圖一角。人間所存癡翁墨妙。惟此卷。在巨公以後。尙有典刑。

徐熙畫牡丹。止以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于毫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用筆時須筆筆實。却筆筆虛。虛則意靈。靈則無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盡而意無窮。虛之謂也。寫真今稱廖謝。謝法不用一實筆。正相合。詩文之理亦然。句句實。意則易盡矣。今人詩文不佳。總只是實。

偶一披玩。忽如置身荒厓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礪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

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未易臻此。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嘗以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董雲間攻其秀潤。餘子碌碌。搖筆輒引癡翁。大抵皆畫虎刻鵠之類。而癡翁墨精。汨於塵滓者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水亭棹韻。用雲西老人意。絕無高巖大嶺。飛湍澌瀑。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桹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雪中月季。冰鱗玉柯。危幹凝碧。真歲寒之麗賓。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遊。蓋亦挺其高標。無慚皎潔矣。

雲翁□臺先生。於馬上望眞洲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烟梢。隱見出沒。眞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屬壽平製圖。

平遠數筆。煙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思翁樹石。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密契。遂以藏卷贈之。前輩風流。眞可傳稱。以爲勝事。屬余記此。以備畫苑蒐擇云。

牛嬭佛手。皆柑也。而皆不以甘媚人。栗則宜乎嚴苦。而反作悅人風味。名不足據。如是如是。

核桃殼堅不可卒破。而多城府。司馬仲達之流歟。丹柿可欲。而外衛不堅。觸手糜爛。豈曹子丹之徒耶。得諫果而時置座。庶幾其免夫。

杏者幸也。幸不妨于大。故大之梅小則苦。有大幸者必有小苦。戲圖以自惕云。

來禽枇杷。皆綴皮以自護其甘。惟楊家果則否。所挾既勝。彌見本色。何煩包裹外護哉。桃著緋而核內脫。菱著緋而角外銛。乃知中膠而好用其鋒者。大率皆綠衣黃綬之流。蒟簌實。薄簌虛。實者重襲固多。虛者絲累不少。要皆不失爲君子之徒。

在北爲梨。在南爲秋白。是梨非梨。而實勝于梨。但涉冬則敗矣。在北棗圓。在南棗橢。以棗比棗。似有殊于熟。若使生食。又何以異哉。

葡萄酸中帶甘。榴子酸中帶酢。總不脫措大家風。然言乎流漿掩露。則河西之客差豪耳。黃金其外。齎璽其中。甚哉。橙氏之子之飾貌也。顏如渥丹。腹若飴甘。可與剖肝膈披情懷。陸吉氏庶幾近之。然而芬烈不逮矣。

風菱外乾而中潤。地栗貌寢而神澤。剛毅木訥近仁。果然必二子也。

臘月墮戶烘硯。偶憶徐幼文溪山高逸。戲仿其意。夜飲歸。殘燈了然。積筆垢硯。略爲伸紙。莫作畫觀。

家咸北郭蓮花池。游賞最快意。戲爲點墨。遂多逸趣也。

畫家塵俗踐逕。盡爲掃除。獨有荒寒一境。眞元人神髓。所謂士氣逸品。不入俗目。惟識眞者能賞之。

唐良士像贊

像著縫掖衣。坐巖壑中。

革鞬鬪袍。黃皮袴褶。與諸公子豪客狹邪爲貴。游者非耶。乃不流連林曲花枝。酒樓風月。曳雪攜雲。戀五陵之裘馬。而獨倚此霜苔。丹崖樹林。石淙風瀉。盤桓於寂寞之濱。嵐陰之下。豈能從我於箕穎間哉。白石可采。瑤草可把。攬此雲谿。將稅吾駕。

原老小像贊

解衣槃礴。一邱一壑。樂吾天真。墨花飄渺。與古爲新。心閒手敏。以有道之器。合無累之神。雲泉胞與。鶯花比鄰。張目人間。逍遙物外。咄此軒冕。若野馬之與埃塵。覩見儀彩。識君性情。其西疇之傲賓。墨苑之逸民。自臨隨清娛誌銘跋

人間流傳楮河南書。有數十種。筆法各不相似。如聖教序二種。法近古隸。與他書懸殊。又如哀冊。如枯樹賦。皆稱褚書最上。聲名赫然者。予酷愛之。嘗謂中令書當以此冊爲第一。亦如右軍之蘭亭。他書卽佳。不能敵矣。惜無墨池研臼之功。十年摹倣。絕不得其用筆意。以爲缺陷事。

宋楊黃庭經跋

董宗伯稱黃庭經以思古齋刻爲最。然佳本絕少。此刻較清矯有骨力。虞歐法度。從可想也。半園唐氏亦有藏本。致精藏鋒渾厚。真希世之寶。堪與此本伯仲。耐齋珍之。

記秋山圖始末

董文敏嘗稱生平所見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爲第一。非浮嵐夏山諸圖。堪爲伯仲。間以語婁東王奉常烟客。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爲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也。奉常嚮然。向宗伯乞書爲介。并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闐然。雖廣廈深閒。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草幾滿。側足趨起。奉常大詫。心語是豈藏一峯名迹家邪。已聞主人重門啓鑰。僮僕掃除。肅衣冠。揖奉常。張樂治具。備賓主之禮。乃出一峯秋山圖。眎奉常。一展視間。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綠設色。寫叢林紅葉。翕綴如火。研硃點之。甚奇麗。上起正峯。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粉汁澹之。彩翠爛然。村墟籬落。平沙叢雜。小橋相映帶。邱壑靈奇。筆墨渾厚。賦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名本。皆在下風。始信宗伯絕嘆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食忘味。神色無主。明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笑曰。吾所愛豈可得哉。不獲已而眈眈若是。其惟暫假。攜行李往都下。歸時見還。時奉常氣甚豪。謂終當有之。竟謝去。於是奉常已抵京師。亡何。出使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關人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因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可。重門扃鑰。糞草積地如故。奉常徘徊淹久而去。奉常公事畢。晝夜

念此圖。乃復詣董宗伯定畫。宗伯云。微獨斯圖之爲美也。如石田雨夜止宿及自壽圖。眞蹟苑奇觀。當再見之。於是復作札與奉常。乃走使持書裝囊金。剋期而遣之。誠之曰。不得畫。毋歸見我。使往奉書。爲款曲乞圖。語峻勿就。必欲得者。持雨夜止宿。自壽圖去。使逡巡歸報。奉常知終不可致。歎悵而已。

虞山石谷王郎者。與王奉常稱筆墨交。奉常諮論古今名跡。王郎爲述沙磧富春諸圖云云。奉常勿愛也。呼石谷君。知秋山圖邪。因爲備述此圖。蓋奉常當時寓目間。如鑑洞形。毛髮不隔。聞所說。恍如懸一圖于目前。其時董宗伯棄世久。藏圖之家。已更三世。奉常亦閱滄桑且五十年。未知此圖存否何如。與王郎相對嘆息。已石谷將之維揚。奉常云。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札屬石谷。石谷攜書往來吳閭間。對客言之。客索書觀。奉常語奇之。立袖書言于貴戚王長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並命客渡江物色之。于是張之孫某。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并持一峯秋山圖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合樂享之。盡獲張氏彝鼎法書。以千金爲壽。一時羣稱秋山妙跡。已歸王氏。王氏挾圖趨金閭。遣使招婁東二王公來會。時石谷先至。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秋山圖已在橐中。立呼侍史于座。取圖觀之。展未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視石谷辭色。謂當狂叫驚絕。比圖窮。恟恍若有所未快。貴戚心動。指圖謂石谷曰。得毋有疑。石谷唯唯曰。信神物何疑。須臾傳王奉常來。奉常舟中。先呼石谷與語。驚問王氏已得秋山乎。石谷詫曰。未也。奉常曰。贗邪。曰。是亦一峯也。曰得矣。何詫爲。曰。昔者先生所說。歷歷不忘。今否否焉。覩所謂秋山哉。雖然。願先生勿遽語王。

氏以所疑也。奉常既見貴戚展圖。奉常辭色。一如王郎氣索。彊爲嘆羨。貴戚愈益疑。又頃王元照郡伯亦至。大呼秋山圖來。披指靈妙。纒纒不絕口。戲謂王氏。非厚福不能得奇寶。于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奉常曩所觀者。豈夢邪。神物變化邪。抑尙埋藏邪。或有龜玉之毀邪。其家無他本。人間無流傳。天下事顛錯。不可知。以爲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戚一彈指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既得之而復有淆訛舛誤。而王氏諸人。至今不寤。不亦更可怪邪。王郎爲予述此。且訂異日同訪秋山真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遇辨才者。南田壽平燈下書。與王山人發笑。

甌香館集附錄詩

喜惲正叔到杭兼簡其同鄉諸君子

錢塘毛先舒雅書

置書三歲渺愁予。喜共張燈慰索居。秋到飛鴻迎暖候。人如洗馬渡江初。笑持紫蟹談逾健。高瀉青樽興不疎。寄問毘陵舊游好。大江烟月夜何如。

送惲南田之錢塘并柬毛稚黃

宜興陳維崧其年

躡屨上靈隱。吹笛下吳淞。送君恰值新爽。纖月印船篷。猶憶冷泉亭上。百道跳珠噴雪。飛瀑挂杉松。一別十八載。吾老漸成翁。故人去。攜筆墨。寫空濛。不知老已將至。揮灑醉偏工。爲訊鹽橋毛子。果否別來無恙。底事斷詩筒。人世作達耳。長邑鬱焉窮。水調歌頭

數月來聞汪鈍翁王勤中惲正叔劉山蔚相繼謝世灑淚賦此

商邱宋 榮牧仲

遠道頻傳薤露歌。人琴此日奈愁何。宋中耆舊傷心盡。吳下風流逝水多。塵篋祇憐餘翰墨。荒墳欲拜阻關河。黃昏鈴閣題詩處。忍見空梁夜月過。

丹陽別惲正叔

武進邵長蘅子湘

北風索索雪穆穆。野店離盃飲不酣。惆悵明朝過江去。數峯橫翠是江南。

一隊鈴聲趁曉驢。帽簷低壓白侵鬚。煩君小仿唐人筆。畫出丹陽風雪圖。

奉送王惲兩先生

無錫顧祖禹景范

秋色牽衣戶半扃。君行應念此園亭。桐枝濯濯侵簷綠。竹葉垂垂帶雨青。別意欲言思轉澀。愁懷難遣酒無靈。不須握手增惆悵。他日還看兩鬢星。
震山西上指毘陵。二妙歸歎恨不勝。乍雨乍晴誰是主。忽寒忽暑竟安憑。何年遊屐同時發。此際離情一夕增。相憶惟應獨寤語。菊花開處夢層層。

乞食贈惲子壽平

武進楊宗發起文

朔風脩脩山氣結。黃河冰交天雨雪。英雄失路歸田廬。咳唾蕭條甘乞食。朝行負薪夜飯牛。相逢斗酒心遲留。蒙頭覆面隨木偶。一醉半死橫千秋。君今懷木泣知己。我亦東西苦行李。執手大笑歌鳴鳴。去揖吳江浣紗女。

觀石谷南田兩先生畫冊作歌求正

宣城袁啓旭士旦

宣和已往畫苑蕪。殘烟漠漠搖枯株。江山亂後景蕭瑟。六朝金粉誰能圖。百年才人具逸氣。麝煤點染生靈異。夢澤天寒程侍郎。孝感程端伯長江平遠蕭高士。蕪湖蕭尺木同時妙手數東吳。東吳繪素天下無。西園蒼潤太倉王香山俊。常州惲道生至今王惲多門徒。石谷家住尚湖旁。湖山照映生輝光。毫端往往含元

化。一水一石精微茫。直駕荆關匹董巨。愛者不惜千金裝。南田磊落雄文筆。毘陵烟水開魚莊。閉門別譜徐熙格。十指之下傳芬芳。情移目翫真宰露。花鳥幻出丹青良。竭來相遇姑蘇市。各呈縑素誇能事。穠華巧奪上林春。巖巒興發雲門寺。是時天氣豔青陽。高樓百尺梧桐香。疎櫺茶熟人閒坐。深院花飛笛滿床。談諧漸密鶯歌促。一縷爐烟生紫竹。都將韻事補平生。重展生綃三兩幅。陵谷滄桑何足云。等閒富貴徒紛紛。安能長傍二子在圖畫。世間萬事皆浮雲。

觀惲甫田王石谷作畫

商邱宋 至山 言

江南山水佳。兼之富花鳥。春事起郊坰。處處堪潦倒。維余困官廨。據梧何悄悄。卻喜二叟過。妙繪恣探討。茗盃共小樓。點染爭奇矯。王叟布林巒。惲叟貌魚藻。顧盼勞左右。樂趣不爲少。我家綠波村。結茅亦殊好。思歸苦未遂。時復縈懷抱。願作六幅圖。臥對送昏曉。

甌香館集附錄評

顧亭林曰。憚正叔落筆如子山詞賦。蕭瑟江關。昔人所謂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非大地歡樂場中。仿效俳倡。郎當舞袖。

錢飲光曰。南田題畫云。筆端點點俱通元氣。又云。十指以外。化工俱爲長物。是其意匠慘澹。可謂良工心苦矣。蓋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彼夫庭可以搏鼠者。惡能與我歌哉。故知南田畫者。當與讀南田之詩。

朱竹垞曰。曩予和宋漫堂節使論畫絕句十二首。其九章云。巨幅鸞鳳細草蟲。長留風露溼花叢。時人罕睹瀟漁筆。止說王郎武憚老。壽平工意謂兩高士。擅長花卉翎雀。不愛寫山水。後見邵子湘談。正叔小時流離瑣尾。以畫斂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無愧白華孝子。予頗悔前詩之失。又怪漫堂與正叔交最久。其亡後哭之以詩。所云吳下風流逝水多。兼悼汪鈍翁。王勤中也。顧其論畫二十六首。不及正叔。而甚稱王翬。殊不知詩與跋根據書史。王自非憚敵也。正叔名格。字壽平。迨畫花木奉其尊人。遜庵先生命以字行。今流傳畫本。無署原名者。又字正叔。別字南田。子湘云。

姚綏仲曰。正叔出處絕似無本。而詩故與月泉吟社相類。其詠梅曰。可憐雪霰相催急。纔到春風已白頭。

可想見其憔悴枯槁已。乃骨性殊傲。昨過吳門。見所畫松。題曰。松老不修容。任百卉顛倒太虛。亦不借韻於風煙雲月。不獨詩畫傳世。其位置亦不在王冕沈周下。

徐大臨曰。有監司某。延南田畫。偃蹇不卽赴。後迫致蘇州。拘係廳事。明日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時已抵暮。吹燈矣。今相國顯庵先生。聞之。以指擊案曰。馬最速。舟爲次。遽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城。門下者尙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今東南大夫士。侈爲美談。昔倪高士瓚。遇俗吏。拳加頰。聲色不動。其友詰曰。盍不一理說。瓚曰。開口便俗。事與此相類。然未聞篤於友朋。如王相國爲之解懸者。頃閱南田集。見其別相國詩云。落拓浮家仗友生。因記此事於卷左。

張日容曰。王麓臺少司農。亟稱南田詩字不置。匪直繪事遠紹北宋徐氏也。燈下讀南田詩。竊歎義心苦調。淒淒然橘頌之遺音。而鏘洋窅渺。一二題畫幀篇。足令古人歌笑出地。

鄒訐士曰。南田五言古體。上裔離騷。中參蘇李。下括建安七子。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七言古體。追逐青蓮。又復酷肖奉禮。五律專師浣花。絕句脫然畦封。直與龍標諸賢。白戰於變風境上。而莫之雌雄者。

邵長蘅青門簾橐曰。吾鄉惲正叔。工沒骨寫生。不用筆墨鈎勒。而渲染生動。濃淡淺深間。妙極自然。諸匡鼎說詩堂集曰。余訪惲子正叔。登其堂。門庭間寂。叢菊盈堦。真不愧名士風流也。正叔爲予畫瀟湘。

夜雨圖。復賦詩二首送余。其一曰。霜滿芙蓉。此送君。手搴秋艸。怨離羣。輕帆九月。湘江冷。一路青山入楚雲。其二云。渚宮黃葉。雁聲低。故國浮雲野戍迷。我向毗陵城上望。月明人隔洞庭西。復爲余畫滿湘白雲圖。送家兄駿男。

杭州府志曰。惲正叔抗志養親。工詩畫。每至杭。必寓東園高雲閣上。又嘗自號東園客。有在東園東毛稚黃詩。風致俊逸。可奪昌谷玉谿之席。

鄒小山畫譜曰。國初惲壽平全用沒骨法。而運以生機。曲盡造物之妙。所題詩句。極清豔。書法得河南三昧。洵空前絕後矣。

國朝別裁集曰。南田工畫山水。花卉兼擅。比之天仙化人。詩亦超逸。毗陵六逸。以南田爲上。

畫徵錄曰。惲壽平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本世家子。工詩文。好畫山水。力肩復古。及見虞山王石谷。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則謂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格妄恥爲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斟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石谷爲莫逆交。討究必極其微。石谷畫得正叔跋。則運筆設色之源流。構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生。山水亦閒爲之。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澹幽雋之致。然其虛懷終不敢多作也。嘗與石谷書云。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寔良由爲古人。

規矩法度所束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石谷推重不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烟。逸興縱橫玳瑁筵。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正叔性落拓雅尚。遇知己。或市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以故遨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于面。惟吟咏書畫自娛。所居有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

江南通志曰。惲壽平生而敏慧。八歲咏蓮花。驚其長老。尤工繪畫。花卉禽魚。意態飛動。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爲人孝友敦篤。不謁當事。有古君子風。

方蘭士山靜居畫論曰。元明寫生多宗黃要叔趙昌之法。純以落墨見意。鉤勒頓挫。筆力圓勁。設色妍靜。舜舉若水後之。冕叔平沱江。各極其妙。時人惟陳老蓮能之。南田惲氏。畫名海內。人皆宗之。然專工徐熙祖孫一派。黃趙之法。幾欲亡矣。

又曰。惲氏點花粉筆帶脂。點後復以染筆足之。點染同用。前人未傳此法。是其獨造。如菊花鳳仙山茶諸花。脂丹皆從瓣頭染入。亦與世人畫法異。其枝葉雖寫意。亦多以淺色作地。深色讓主筋分染之。

奚鐵生曰。寫生家以沒骨圖爲最勝。自張僧繇創爲山水。真人間奇麗之觀。北宋徐氏斟酌古法。定宗沒骨。去勾勒之迹。成傳染之工。發造化之靈。挾先匠之祕。研思吮毫。極妍盡態。考其規製。妙絕古今。黃筌趙

昌皆爲俛首。至明惟石田先生一花半萼。自徐熙易元吉來。其合作往往登神逸品。每以淺色淡墨爲之。而神采更自生動。所謂妙而真者也。陸叔平獨得古法。陳道復蕭散入神。前人謂周少谷能兼二公之長。余以爲書卷不逮甚矣。我朝惲先生出。而爲寫生一派。有所宗也。然亦從徐氏研究而來。洵稱近代之高手耳。

